



《剃刀边缘》： 戏里戏外皆文章

文\本刊特约撰稿 麦青

《剃刀边缘》自首播当天，就以收视率高达0.862位列全国同时段第二名。一周后该剧在观众的好评声中收视率稳步上升，双双破1。截至4月中旬，全网播放量已经突破40亿，完美收官。《剃刀边缘》剧情紧凑、演技精湛，是具有专业水准和行业精神的好剧。

烧脑+幽默： 经典谍战剧套路的回归

谍战剧在电视剧类型中一直深受观众喜爱，《潜伏》《黎明之前》《悬崖》等精品剧多次刷新观众的视野，赢得收视和口碑的双丰收。但是近年来，一些谍战剧奉行“青春+偶像”的做法，在高收视率的同时却被诟病为“演技面瘫、剧情脑瘫”。《剃刀边缘》拒绝网红和“流量君”，以烧脑+幽默的剧情将谍战剧重新拉回了经典谍战剧的路数上来，纠偏了以颜值为王的不良倾向。

由悬疑和推理引发的智斗环节是谍战剧最扣人心弦的地方。《剃刀边缘》以“内容为王”，着力打造紧张刺激的烧脑情节。每五集设计一个大事件，引发一个大悬念，而每个大事件又由多个小悬念组成。事件之间环环相扣，大悬念套小悬念，叙事逻辑严密，是典型的连环套结构。剧作的主角许从良、白冷晨、金三普、松泽将军等个个堪称“最强大脑”。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山人自有妙计，一山还比一山高。许从良总能见招拆招，以四两拨千斤的潇洒姿态，绝处逢生，看得观众大呼过瘾。这种智斗游戏吊足了观众的胃口，像玩过山车一样紧张刺激，非常具有吸睛效果。

《剃刀边缘》还是不可多得的喜剧性谍战。每当枪战、追捕、盘查等紧张刺激的戏剧冲突之后，喜剧冲突就接踵而至，一张一弛，节奏紧凑，让观众的眼睛根本停不下来。《剃刀边缘》继承和发扬了《潜伏》中知识分子余则成与游击队翠平之间的性格对立，增添了喜剧性。许从良的“嬉皮笑脸”与白冷晨的“高冷”相互对立，叶科长的“率直鲁莽”与蔡科长“八面玲珑”相互映衬，观众作为一个高高在上的上帝，乐得看各方人马因为性情的差异而相互拆台、斗法，乃至兵刃相见，从而收获极大的满足感。

市民中的痞子英雄： 对经典谍战剧革命形象的超越

《剃刀边缘》在紧张刺激的剧情的基础上，塑造了许多个性鲜明的人物。许从良是其中最出彩的一个。在红色革命谍战英雄图谱中，有早期根正苗红的工农兵，也有新世纪以来余则成、胭脂等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、富二代，但是小市民阶层却几乎缺席。2011年姜伟导演的《借枪》中，作为小市民的熊阔海倾家荡产，连自己的妻儿都无法照顾，却积极抗日，未免过于理想化。许从良贪财、好声色犬马、满嘴跑火车，身上有很多小市民的毛病，却成就了红色革命史上独具特色的“痞子英雄”。许从良的出现改变了红色革命历史中小市民曾经被边缘化、被丑化的命运，进一步强化革命的合法性，是一大创举。

《剃刀边缘》并没有一开始就设定许从良为共产党员，而是让他带着一身小市民的世俗气息，从自身的愿望和性情出发，自觉走入红色革命队伍中来。《潜伏》中的余则成，只因为爱上了共产党员左蓝而被策反，许从良却不一样。当朋友刘闯以及他爱慕的林静都在为红色革命服务时，许从良仍然只是一个革命的同情者。他最后融入革命，其根源在于他在大是大非面前充满了正义感。这种正义感，在民间被称之为血性，唤作“纯爷儿们”；在政治意识形态中被称为“革命信仰”的根基，唤作“英雄”气息。在纷纭复杂的政治形势中，许从良从一开始就拒绝为日本人做事，这是他的底线。有了这点近亲性，再加上友情、爱情的同化感染，许从良选择了共产党，共产党同时也选择了许从良。这种双向互动式的动机阐述，使得革命叙述更有说服力。

还原时代也观照现实： 当代职场生活的写照

“内斗”是很多剧本惯用的招数，《剃刀边缘》将这套招数推向了极致。内斗的根源在于人与人之间的功利关系。没有永恒的朋友，只有永远的利益：升官发财成为他们惟一的目标——这是1933年的哈尔滨伪满警察厅各派势力相互角逐，贪腐横行，矛盾丛生的真相。“笑面虎”金三普、“铁面”白冷晨、“猛张飞”叶隼、八面玲珑蔡博渊之间，日本特务科与宪兵队之间，或为晋升，或为发财，相互损耗，而又因个性迥异，招数不同，弄得丑态百出，妙趣横生。人性恶的论调在反派江湖中被刻画到极致。

重要的不是故事讲述的年代，而是讲述故事的年代。这同样也折射了当代职场的“办公室哲学”：无权无势、长相平平的草根们如何脱颖而出？剧中许从良的成功给出了答案：一要强抗压能力，面对打压、迫害要沉得住气，不在意别人的冷眼非议，以强大的内心支撑自己；二要有广泛的人脉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。比如许从良设计与叶隼化敌为友；最重要的当然要有智慧和能力。要收获与权贵者同等的尊重和荣耀，就必须站在别人无法代替的位置上，这才叫实力和价值。

我们自然不能过度解读和诠释《剃刀边缘》，但是作为当代人创作的以过去时代为对象的艺术作品，除了还原时代外，更多的则是对当下现实的思考与关注。从这个层面看，《剃刀边缘》给我们观照现实提供了一个重要参考系。周